

The Rainbow

虹

[英] D.H.劳伦斯 著

(1885—1930)

黄雨石 译 黄宜思 修订

D.H. Lawrence

在人类文学史上

《虹》鼓励人们大胆地

认识自己的欲望

点燃生命的热情

是20世纪英国最具争议的经典作品之一

震撼世界的天才之作

读客经典文库



042

读客经典文库

100个书单丰富你的灵魂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虹

[英] D.H. 劳伦斯 著
黄雨石 黄宜思 译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虹 / (英) D.H.劳伦斯 (D. H. Lawrence)
著; 黄雨石, 黄宜思译.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9.5
(读客经典文库)
书名原文: The Rainbow
ISBN 978-7-5594-3363-3

I. ①虹… II. ①D… ②黄… ③黄… III. ①长篇小说—英国—现代 IV.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9) 第034515号

虹

[英] D.H.劳伦斯 著 黄雨石 黄宜思 译

责任编辑 丁小卉
特约编辑 宋如月 陈一芝
装帧设计 读客文化 021-33608311
责任印制 刘 巍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0
字 数 499 千字
版 次 2019 年 5 月第 1 版 201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94-3363-3
定 价 79.9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The Rainbow

D.H. Lawrence

THE RAINBOW

BY
D. H. LAWRENCE

AUTHOR OF "SONS AND LOVERS"

D. H. Lawrence

METHUEN & CO. LTD.
36 ESSEX STREET W.C.
LONDON

图片来源于英国海瑞得拍卖行官网 (Heritage Auctions, HA.com)

《虹》初版（1915）

D.H.劳伦斯签名¹

1 1915年劳伦斯出版了《虹》。最初的书名十分糟糕，劳伦斯将书名定为《姐妹》，后来又改为《结婚戒指》，他的妻子弗里达执意为这本书取名为《虹》。劳伦斯对这本书抱有极大的期望，专注写作3年，前后反复修改了8次，渴望以这本书立足文坛。9月30日《虹》正式出版，首印2000多册。但劳伦斯没有想到，英国《每日新闻》10月5日就发表了评论文章，称《虹》“空话连篇、乏味冗长、令人作呕”，警告读者“不要理会这本书，因为每个人都会讨厌这样的书。”评论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虹》遭到多家报纸的负面评论，最后因为“淫秽罪”被告上法庭，在作者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勒令销毁。劳伦斯为此深受打击，肺病加重。

目 录

第一章	汤姆·布兰文娶下一位波兰太太	001
第二章	他们在沼泽农庄上的生活	054
第三章	安娜·兰斯基的童年	094
第四章	安娜·布兰文的少女时代	114
第五章	沼泽农庄上的婚礼	157
第六章	安娜·维克特里克斯	170
第七章	大教堂	236
第八章	孩子	253

第九章	沼泽农庄的水灾	288
第十章	日益扩大的生活圈子	314
第十一章	初恋	341
第十二章	羞惭	405
第十三章	男人的世界	429
第十四章	日益扩大的生活圈子	503
第十五章	狂欢的痛苦	521
第十六章	虹	590
	劳伦斯小传	607

汤姆·布兰文娶下一位波兰太太

一

布兰文家世代都居住在沼泽农庄上。在这片大草原上，洗耳河蜿蜒曲折，懒懒地流过夹岸的赤杨树，形成了德比郡和诺丁汉郡的分界线。大约两英里之外，在一座小山上耸立着教堂的尖塔，这小镇上的房屋似乎也都吃力地向着那座小山爬去。布兰文家的任何人在田野里劳动的时候，只要一抬头就可以看到那伊尔克斯顿的教堂尖塔和它背后清澈的蓝天。所以，当他再次低头向着平坦的地面的时候，他就会知道在远处，在他的那边和上面，还有一样更高的东西站立在那里。

布兰文家的人眼睛里总露出一种仿佛正期待着什么的神情，他们仿佛都十分急切地在盼望得到一件他们根本不知道的东西。他们似乎已为那即将来临的东西做好了准备，脸上总挂着一个继承人的那种无忧无虑、安心等待的神态。

他们这一家人全都白肤金发、生气勃勃，说话慢条斯理，他们可以毫无保留地向人吐露自己的胸怀，但是你得等着他们慢慢来，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眼神如何从欢笑转向愤怒的整个过程：一种欣

悦开朗的笑，转向一种满目阴沉的怒——简直要经历遍变天时天空所显现的各种色调。

生活在富饶的、他们自己的土地上，又靠近一个日益发展的市镇，他们已经完全忘了什么叫作艰苦的日子。他们从来也不是很富有，因为一代一代总是有很多儿女，聚集的一点财产一次一次都给分散了。可是在沼泽农庄上，生活永远是很富裕的。

就这样，布兰文家族一代又一代地生活下去，没有贫困的困扰。他们都十分勤劳，只是因为他们身上有使不尽的气力，并不是因为缺钱。他们也从不挥霍浪费。他们完全知道最后一个便士的重要性，本能使他们连吃剩的苹果皮也不愿随便扔掉，因为那可以用来喂牛。但他们置身其中的天和地是那样富饶，这难道还会有完结的时候吗？春天，他们感觉到生命的汁液在奔流，他们知道那不可抵挡的浪潮，每年都会涌过来播撒新生命的种子，然后又退走，在大地上留下新生的一代。他们知道天地阴阳的交合，知道被胸怀和肚腹吸收的阳光，在白天吸进的雨水，以及秋风带来的一片赤裸裸的景象，这表明到这时鸟巢的保护作用已经完成。他们的生活和彼此的关系也就是如此。土壤打开它的垄沟接受他们种下的种子，经过他们的耕耘变得那样平整和柔和，有时也会像欲念一样老粘在他们的脚上。到了庄稼成熟等待收割的时候，土地又会变得那样坚实和冷静，而他们却无时不在地感觉到这土壤的脉搏和它的身体。玉米摇晃着它的像丝绸一样的青苗，它的光泽也在看见它的人们的四肢上浮荡。他们捏住奶牛的奶头，奶牛产奶时的脉冲呼应着人的手一次又一次地搏动，奶牛奶头中血液的搏动和人手上的脉搏交融在一起。他们骑上他们的骏马，把自己的生命权交给自己紧紧夹住的两腿。他们又把马匹套上马车，然后用他们紧握着缰绳的手，迫使他们的马遂人心愿气喘吁吁。

秋天鸬鹚鸟开始鸣叫，成群的鸟儿像喷出的扇面状水花一样飞到休耕地上，白嘴鸦出现在灰暗的含水欲滴的天空，然后呱呱呱地叫着

飞进寒冷的冬天。这时，男人们安静地坐在自己家的火炉边，安心的妇女们在他们的身边来回活动，一天的生活、牛群、大地、庄稼和天空充实了他们的四肢和身躯，男人们坐在火炉边，头脑几乎已经停止活动，可是他们的血液，经过一天的操劳却正在沉重地流动。

妇女们的情况完全不同。在她们身上也有因和血肉之躯相接触而带来的困顿，给小牛喂奶，喂养成群奔跑着的小鸡，以及在把食物强塞进小鹅的喉管时，她们所感到的小鹅脖子上的脉搏的悸动。可是妇女们却跳出这火热的、盲目交往的农庄生活，让自己的眼光转向远处那个空谈的世界。她们完全能意识到那个能说话、能发表意见的世界的嘴唇和思想，她们能听到从远处传来的声音，她们始终支着耳朵在听。

对男人来说，只要土地在他们的犁耙下翻腾，为他们打开它的垄沟，只要和风能吹干潮湿的麦粒，能让新生的玉米棒子打着转儿翻起一阵阵轻快的波浪，那就完全够了；对男人来说，如果他们能够帮着母牛生产，或者在谷仓下面清除一窝耗子，或者徒手就能打死一只兔子，那就完全够了。他们知道，有那么多温暖的、生殖、痛苦和死亡充斥在他们的血液中，在大地和天空、野兽和绿色的庄稼之中，他们和所有这些东西有着那么频繁的接触和交往，因而他们的生活是那样充实，甚至有点儿充实过头了，他们的感官应接不暇，他们的脸永远转向血液的热源，直视着太阳，由于呆望着那生殖的源泉而眼花缭乱，简直无法回头了。

可是女人所需要的却是另一种形式的生活，一种并非整天和血肉之躯接触的生活。她们心仪的住房面向着农庄和田野之外，眺望着大路和那建有教堂与大院的村庄，眺望着远处的另一个世界。她们站起来，观望着远处那林立着无数城市和政府的世界，观望着男人们积极进行活动的那片使她们感到十分神秘的土地，在那里各种机密都被曝光，人的各种欲望都能得到满足。她们向外望着那男人统治一切和进

行创造的地方，他们既已把脸从跳动着的创造新生的脉搏转开，将此作为起点，他们便竭力要去发现远方的世界，以扩大自己的视野、活动范围和自由；而布兰文家的男人们却还只是内向地面对那充沛的生育的活力，那种活力正慢慢地注入他们的血管。

她们既然必须瞻前，就总是从自己的房子前面，看着外面广阔世界中男人们的各种活动；而她们的丈夫却总是顾后，看天、看收获、看牲畜和土地。她们擦亮眼睛要看看男人们在求知方面所进行的战斗，极力要听一听他们在获得胜利之后说了些什么。她们最迫切的愿望悬于她们所听到的战斗声，那战斗正在她们完全不熟悉的那个世界的边缘进行着，离她们是那样遥远。她们也希望知道那些参战的人员，并希望自己能够参加战斗。

在家里，甚至就近在科西泽那边，就有一个牧师，他讲的完全是另一种语言，神秘的语言，同时他还摆出另一种高雅的姿态。这两者她们都能理解，可她们却完全没有办法达到。那牧师活动的世界，完全在她们的男人生活的世界之外。她们岂能不知道自己村子里的男人：他们充满活力、行动缓慢、身材高大，也都很能独立自主，可是为人随和、安土重迁，缺乏对外界事物的敏感，生活范围狭窄。而那位牧师，尽管和她们的丈夫比起来，显得又黑又瘦，缺少生气，可是他的机警和广博的生活使得布兰文家的男人，尽管是那么和蔼可亲，却都显得非常呆笨和土气。她们非常熟悉自己的丈夫，可是在那牧师的性格中，就有许多她们所无法了解的东西。布兰文家的男人有力量控制住牛群，而那牧师却有力量控制住她们的丈夫。那牧师究竟凭什么就能像普通人高于牲畜一等那样，高于普通人一等呢？她们急于想知道。她们十分希望也能过上那种更高的生活，即使她们自己不行，也希望她们的孩子能过上。一个人尽管和公牛比起来，显得非常瘦弱矮小，他却能够比公牛更强大，就像一个身体瘦弱矮小的人，却能够变得比别的人更为强大，这其中的道理究竟何在呢？使他们变得强大

的不是金钱，也不是权力，或者地位。那牧师之所以能控制汤姆·布兰文的力量是——完全没有。可是，即使把他们俩都剥光衣服，送到一座荒岛上去，那牧师仍然是主人。他的灵魂就是其他人的灵魂的主人。这是为什么？为什么？她们认为这是知识问题。

那牧师相当穷，也不如一般男人能干，可是他却和别的那些上等人坐在一起。她们看到他的孩子生下来，看到他们还很小的时候也一样在妈妈身边跑来跑去。可是这时他们已经和她们自己的孩子有区别了，清清楚楚地区别开了。她们自己的孩子为什么显得不如人？那牧师的孩子为什么一定比她们自己的孩子高贵，为什么从一开始，就让他们能够高高在上？这不是由于金钱，甚至也不是由于出生于不同的阶级。她们认为，这是教育和经历的问题。

做母亲的希望让自己的孩子们得到的就是这个，受教育的机会，这种更高的生活形式。这样他们就也可以过着人世上最高级的生活了，因为她们的孩子，至少她们最心爱的一些孩子，都具有完美的性格，在生活上完全应该和这片土地上的重要人物处于同等地位，而不应该默默无闻地和一些劳动力生活在一起。他们为什么就该默默无闻，一生受着压抑？他们为什么就该忍受着不自由的痛苦？他们应该怎样才能进入那个更高雅、更活跃的生活圈子里去呢？

雪利庄园的那位乡绅太太更引起了她们的许多幻想。她常常带着她的孩子们到科西泽教堂来做祷告，女孩子都穿着漂亮的水獭皮斗篷，戴着漂亮的小帽子，她自己也像一束冬天的玫瑰，是那样漂亮和娇嫩。如此美丽，身材如此窈窕，如此光彩夺目，这位哈代夫人心里又会有些什么样的感觉，是她布兰文太太永远也不可能知道的呢？哈代太太的性格和科西泽普通妇女的性格究竟有什么不同，她究竟在哪些方面强过她们？科西泽所有的妇女全都整天兴致勃勃地谈讲着哈代太太，谈她的丈夫、她的孩子、她的客人、她的穿着、她的仆人和她的家务管理情况。雪利庄园的这位夫人是她们生活中最具体的梦想，

她的生活是鼓舞着她们的一部史诗。她们通过她，过着自己想象的生活，在谈讲她的整天喝酒的丈夫、臭名昭著的哥哥和她的朋友——这个选区的国会议员威廉·本特利老爷的时候，她们等于是正在上演她们自己的《奥德赛》；出现在她们眼前的也就是佩内洛匹和尤利西斯，也就是喀耳刻和那群猪¹，以及那永无止境的蛛网。

所以，这个村子里的妇女是很幸运的。她们全都在庄园里那位太太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化身，全都通过哈代太太的生活使自己获得了生活上的满足。沼泽农庄上的这位布兰文太太更是抱着非分之想，她渴望将来过着和那个阔女人一样的生活，渴望进入她所显露的那更宽广的生活，仿佛一个曾经到处旅行过的人本身就代表着无数远方国土的生活情况一样。可是为什么一个人知道一些远方国土的情况就变得与众不同，变得更高贵、更伟大了？为什么一个人比为他服役的牲畜和牛群更重要呢？还是那个问题。

这首史诗中的男角色就得靠牧师和威廉老爷这些人来充当了。威廉是一个瘦高个儿，性子很急躁，活动起来样子十分古怪。他拥有远处的那一大片土地，他的生活范围非常广阔。啊，这真是一些谁都想知道的情况，这个具有思考和理解能力的了不得的人物是怎样一个人呢？村子里的妇女们也许更喜欢汤姆·布兰文，和他在一起也许更舒服，可是如果从她们的生活中排除掉那个牧师和威廉老爷，那她们就会变得群龙无首，就会感到心情沉重，生活毫无乐趣，并开始彼此仇恨。只要前面有那么一个可望而不可即的神奇境界，她们就能够生活下去，不管她们的命运实际如何。哈代太太、牧师、威廉老爷，他们正是在远处那神奇的境界中活动，而他们在活动和生活在科西泽的人们眼里，又恰好隐约可见。

1 指奥德赛故事中，美丽的魔法家喀耳刻把尤利西斯（在希腊神话中称作俄底修斯）的朋友们都变成猪的那段情节。——译者注（如无特别说明，本书中注释均为译者注）

二

大约在一八四〇年前后，横过沼泽农庄所在的那个草原修筑了一条运河，这运河把新开采的煤矿和洗耳河谷连接起来了。运河两岸修筑了很高的堤岸，这运河流过村子里的房前，然后向大路边流去，在那里修建了一座很大的渡桥。

所以，现在沼泽农庄便和伊尔克斯顿隔开了，被完全包围在那个小河谷里，小河谷的尽头是一座丛林密布的小山和科西泽的村子里的尖塔。

由于占用了他们的土地，布兰文家获得了一笔相当数目的赔偿。接着，没有多久之后，在运河那边开挖了一个煤矿，又过了不久，中部省铁路公司的铁路就沿着河谷一直建到了伊尔克斯顿的山脚下，外来的侵犯到此时才算告一段落。这个市镇发展得非常快，布兰文家一直忙着生产一些供应城市用的商品，他们越来越富，几乎已经变成商人了。

但是沼泽农庄仍然还是原来的样子，而且非常偏僻，在运河堤岸老旧的、安静的一面，河水在阳光充足的河谷中，沿着一排排的赤杨树缓缓向前流动，大路在布兰文的花园门前的一排白蜡树下穿过。

可是，从花园门沿着大路向右边望去，穿过运河平整的渡槽的黑暗拱门，可以看到不远处曲折掘进的煤坑，再往前去是一片片红色的粗糙的房屋附着在河谷的两边，在这一切的更远处是市镇的烟雾蒙蒙的小山。

农庄恰好逃脱了文明的侵犯，把它挡在那个大门的外面。这片房屋正对着大路，通过花园里的小路可以直接通过去。到了春天，这条小路的两旁长满了绿叶黄花的水仙，在房子的两侧，是一些紫丁香、

绣球花和女贞树丛，完全把农庄给挡在了后面。

在后面，一大堆乱七八糟的小棚子，从两三个界限不清的牲畜栏边一直延伸到房屋的围墙附近。养鸭的池子在最远处的一堵墙那边，那里斑驳的白色羽毛全沾在池边的土堤上，还有一些脏污的羽毛被吹到运河堤岸下面的草地和豆荆树丛中去了。那堤岸高高耸起，倒像是近处的一扇影壁，所以偶尔能看到一个人影，像皮影一样在眼前走过，或者一个人赶着一辆马车似乎从天空走了过去。

在一开始，布兰文家的人对于在他们身边发生的这一切混乱情况感到吃惊不已。横过他们的土地修筑的运河使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变成了陌生人。他们看到那用土堆起来的堤岸把他们排斥在外，因而感到很不安。当他们在田间工作的时候，从他们已经逐渐熟悉的堤岸的那边，传来有节奏的卷扬机开动的声音，这声音最初使他们很困扰，后来对他们来说却变成了一支催眠曲。接着，尖厉的火车的汽笛声也穿透他们的心脏到处回荡，这声音给他们带来一种又怕又喜的感觉，它表明远方的世界已经向他们移近，就在眼前了。

当农人们从城里赶着车回来的时候，他们常常可以遇到从煤矿坑口走出来的满身污黑的矿工。在他们收割庄稼的时候，西风会带来一股矿渣被燃烧的硫黄气味。十一月，他们拔萝卜的时候，空车皮在转弯时发出的刺耳的唧唧唧唧唧唧唧唧声，震动着他们的心，同时让他们感觉到了在远处那边进行的另一种活动。

这时期，艾尔弗雷德·布兰文已经和希诺的一个姑娘，“黑老马”的女儿结了婚。她是一个苗条、漂亮、皮肤微黑的女人，说话非常逗，想到哪儿说到哪儿，所以她讲的一些刺耳的话并不会伤人。她是一个非常奇特的永远自得其乐的人物，说话非常不客气，可是压根儿不往心里去，也很少动感情。所以尽管她常常唠叨没完，特别是对她的丈夫，她有时也会大声喊叫，在骂完她丈夫之后她还可能对谁都指责几句，可是听到她的责骂的人只会感到很有趣，而且对她怀有了

更深的好感，尽管在当时他们也不免有些生气，感到对她不能忍耐。她常常长时间大声斥责她的丈夫，但总是用一种平稳的、不紧不慢的声音，而且那说话的异乎寻常的腔调总使他感到某种骄傲和男性的优胜感，而且有一种温暖的感觉，尽管他也止不住对她所讲的那些事难为情地皱皱眉头。

久而久之，布兰文自己也常常显得很可笑地皱起眉头，偶尔发出一阵安静和爽朗的大笑，他简直是像新封的爵士一样完全给惯坏了。他一声不响地干着他愿意干的事，对她的责骂他只是笑笑，有时用一种她非常喜欢的故意逗她的声腔解释几句，然后又仍然按照他自己的脾气干去。有时候，实在被刺痛了，他就会大发一阵脾气，吓唬她一通，让她不要再说下去；这阵脾气似乎好多天以后都一直没有从他的心中消失，在这种情况下，她总是用尽一切办法又来安抚他。他们是两个相离得很远，却又不可分割地连接在一起的生物，他们彼此都毫无所知，然而却是从一个根上长出的两个树杈。

他们一共有四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大的儿子很早就跑到海上去，再没有回来。在这件事发生之后，母亲更变成了一家人关心和注意的中心。第二个孩子，是妈妈最崇拜的艾尔弗雷德，他在兄弟姐妹中最为沉默寡言。他曾经被送到伊尔克斯顿去上学，那之后稍微有些进步。但是尽管他极想学习，也十分努力，不管学什么东西，他却都只能学到一点最简单的知识，只有绘画是个例外。在这方面，他倒还有些才能，因而仿佛这就是他唯一的希望，所以学得很努力。在对许多事情发了许多牢骚，甚至进行了激烈的反抗之后，在多次改换了许多工作之后，他的父亲已经对他非常生气，他的母亲也几乎完全绝望了，可这时他却在诺丁汉郡花边工厂担任了绘图员。

他仍然很不随和，穿衣服毫不讲究，说话仍带着重浊的德比郡的口音。他始终尽一切努力干他的工作，以求保住他在镇上的那个职位。渐渐地，他也能设计出很好的图案，生活上过得很不错了。可